

從《三字經》到教科書：

品德情意教學關係談 與中國語文科文本

■何志恆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引言

有一次跟一位中學校長閑談，校長慨歎愈來愈少學生想當教師，原因是學生知道今日當教師並非易事：學生難教、家長難「服侍」、社會對老師的要求又多……學生擔心教師之路不易走，實非奇事，試想學生濫藥、援交等種種問題，皆是近日城中熱門話題，令人頭痛；而一些看似輕微的問題其實也不容小覷，一個以負責德育的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為對象的問卷調查發現，受訪教師普遍認為責任感、尊重他人及誠實等價值觀的培育更應優先向學生灌輸¹。

面對愈來愈多樣化的社會問題，育人工作豈可言易？《學校公民教育指引》(1996)早已指出：迎向二十一世紀，學校教育在傳授知識、技能之外，還要「培養新一代青年的態度、價值觀、信念和能力，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以至世界都有貢獻的公民」²。故此，中國語文科已不單着重學生「聽、說、讀、寫」等語文能力的訓練，也兼顧培養學生價值觀和品格的成長。只要翻翻課程發展議會(1990)《小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³、課程發展

1 《明報》，2007-01-04，港聞 A14。

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6)《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香港：教育署，頁 i。

3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0)《小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頁 13。

議會 (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⁴、課程發展議會 (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試用)》⁵，大家也不難發現「培養學生道德觀念」、「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羣的責任感」等項目。

品德情意教學既是中國語文科關注的項目，也是現行中國語文課程九大學習範疇之一⁶，究竟教師在語文科常常賴以教學的文本在品德情意教學上又可擔當甚麼角色？本文嘗試從古時書塾所用的文本《三字經》開始談起，兼述中文科選文的文本特徵，以探究篇章文本在品德情意教學上的作用。

古代《三字經》

中國文化以道德為基礎⁷，古代的家庭都很重視子弟品德的培育，在古代中國，兒童教育稱為「蒙學」，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周易·彖傳》）道德修養及行為準則是古代兒童教育的重心，除儒家經籍外，古代家塾的老師也編寫了不少專門培養兒童識字明理的教本，即「蒙訓」、「蒙學篇章」。宋代以後，蒙訓篇章漸多，有所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稱，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相傳為南宋學者王應麟所著的《三字經》。

《三字經》三字一句，偶句押韻，以短短的千多字，提出了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也說明教育的重要性：「苟不教，性乃遷」。在不同教育目標中，《三字經》首重道德教化，知識傳授反是其次：「首孝悌，次見聞」。

《三字經》強調不少中國傳統價值觀，例如黃香的「孝順」、孔融的「辭讓」，不同價值觀中，《三字經》最重視「勤學」，試看下文：

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
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
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
若梁灝，八十二。對大廷，魁多士。
彼既成，眾稱異。爾小生，宜立志。
瑩八歲，能詠詩。泌七歲，能賦棋⁸。

上文短短96個字，《三字經》引用了不少古代勤學名賢作模範，以說明勤學的重要性，其中包括為防夜讀盹倦而以髻「懸梁」的孫敬、以利錐「刺股」自警的蘇秦、因家貧無油夜讀而取光於螢火的車胤、借光於映雪的孫康、雖「負薪」勞但仍好學的朱買臣、掛書本於牛角苦學的李密、二十七歲發憤苦學的蘇洵、八十二歲高齡奮發高中的梁灝、八歲便能詠詩的祖瑩，以及七歲已能賦棋的李泌。《三字經》以這些勤學之士的故事說明「古聖賢，尚勤學」、「彼無書，且知勉」、「家雖貧，學不輟」，從而勉勵今之學者努力不倦。

現代的教學篇章

古代蒙書向兒童宣揚社會強調的「勤學」、「孝順」等價值觀，而現代香港的中文科教學篇章選材亦有明顯的價值取向。何志恆、區婉儀 (1996)《在中學中國語文科推行價值教育的可行性》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香港中學中一中國語文科及中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合共45篇精讀教材，發現中一中國語文科的選文以自我取向價值觀為主，而中六中國語文科的選文則由自我取向價值觀為主，推展至人倫、社羣，甚至文化、自然，由小我而至大我。

8 劉湛秋編 (1999)《中華啟蒙讀物》，合肥：黃山書社，頁1-30。

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頁12。

5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試用)》，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頁18。

6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頁13。

7 韋政通 (2003)《中國文化概論》，湖南：岳麓書社，頁58。

有關研究進一步發現在「自我取向價值觀」類目中，中一教材強調「毅力」、「勤奮」、「負責」、「謹慎」；而中六教材則強調「良心」、「正義」、「正直」、「自覺」及「修養」。而「社羣取向價值觀」方面，中一及中六級均強調「孝順」及「愛敬」。

至於「社會取向價值觀」及「國家取向價值觀」，中一教材以「革新精神」與「愛國」較多出現；而中六教材，則以「人道」、「公義」、「和平」、「秩序」、「守法」、「守禮」、「尊長」等與社會秩序有關的取向最多⁹。

中一及中六級選文展示的價值觀雖有不同的側重點，或多或少反映了選文者的價值取向，或社會重視的價值觀。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分析樣本不約而同的包含了某些價值觀，中國語文科選文與價值觀關係之密切，可見一斑。

一次觀課的反思：《貪心的小狗》

有一次筆者到一所小學觀課，當時授課教師講解一篇題為《貪心的小狗》的課文。這篇課文的內容，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一隻小狗口銜一塊骨頭走到橋上，當牠見到橋下水中也有了一隻跟牠一樣銜着骨頭的小狗，牠想把水中小狗口中的骨頭都拿過來，於是牠張開大口……結果，牠不但拿不到另外一塊骨頭，就連自己原本口中的骨頭也「咚」的一聲掉進水裏。

故事內容很簡單，其寓意也明顯不過，就是教訓我們不要貪心。好了，當教師講解完整篇課文後，就提問學生這篇文章的主旨是甚麼，很多學生舉手回答：課文教訓我們不要貪心。教師很滿意，接着再問：那麼，你們以後會不會貪心？有學生表示不會，教師進一步向學生表示：請以後不會貪心的同學舉一舉手！

是時，教室裏的學生都高舉雙手，熱鬧一片。於是，教師作總結：老師很高興見到大家都明白這篇課文的內容，更承諾作一個不貪心的孩子。

全班學生舉手表示以後不做貪心的孩子，對教師的教學來說，無疑是一個肯定；可是，這樣的表態是否表示學生已「內化」有關價值觀？而有關價值觀的認知、判斷，能否真正的影響學生的生活態度及行為？

討論：文本與價值觀培育之關係

語文是思想的載體，而思想感情是語文的內容。語文教育不可離開情意、價值、溝通態度與文化背景。事實上，即使是寫一封信，或生日卡，或便條，我們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收信人的關係等，話語又要得體，其實這已體現了中國人重視的「克己」、「謙恭」等價值觀。

Kirschenbaum (1995) 在《100 ways to enhance values and morality in schools and youth settings》一書肯定了文本作品在品德情意培育的作用，他指出閱讀文學作品可培養學生的道德，例如誠實、友愛、堅毅、勇敢等¹⁰。從上文所述，亦引證了中國語文科所用文本已包含不同的價值觀，可讓教師進行品德情意的教學。

然而，透過文本進行品德教育，卻不可停留於理解、認知的層面。學生能理解一個詞語的含義，並不等於他已認同這個概念，正如即使我能理解「禮貌」一詞的含義，卻不等於我認同「禮貌」這個概念，更不一定表示我會在生活中實踐「禮貌」。再看剛才提及的教學情境，學生舉手表示以後不貪心，但這是否表示學生在以後的生活中都會「不貪心」？

9 區婉儀、何志恆 (1996, 4月)《在中學中國語文科推行價值教育的可行性研究》，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辦「基礎教育國際研討會」。

10 Kirschenbaum, Howard (1995) *100 ways to enhance values and morality in schools and youth setting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pp.65-7.

換個角度看，如果學生只是盲目依從老師的教導，而沒有自己的思想，這樣，學生的行為只是盲從附和，而不是自律道德。亞里士多德指出，最好的道德教育，乃是作出道德決定的經驗和實踐¹¹。可見，要引導學生掌握，並內化價值觀，教師不宜用灌輸的方法，而必須引導學生充分思考，利用個人的經驗，透過特定的情境，以建構合情合理而真正屬於自己的價值觀。

11 霍爾·戴維斯著，陸有銓、魏賢超譯 (2003)《道德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頁9。

參考資料

何志恆 (2001)《誦讀「經典文學」對兒童的影響》，《現代教育通訊》第59期，2001年9月號，頁33-36。

何志恆、區婉儀 (1996, 4月)《在中學中國語文科推行價值教育的可行性研究》，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辦「基礎教育國際研討會」。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1996)《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香港：教育署。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1990)《小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試用)》，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韋政通 (2003)《中國文化概論》，湖南：岳麓書社。

劉湛秋編 (1999)《中華啟蒙讀物》，合肥：黃山書社。

霍爾·戴維斯著，陸有銓、魏賢超譯 (2003)《道德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Kirschenbaum, H. (1995) *100 ways to enhance values and morality in schools and youth setting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本社的小學教材普通話誦讀篇章選錄不少童蒙經典